

人际信任的学校教育策略研究

蒋红斌 丁晓玲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摘要: 人际信任是人际交往过程中,在不确定或存有可能风险的情况下,一方出于相信另一方的某种品质而将某些事情托付给另一方的一种意愿与行为选择,受信任判断、信任意愿和信任互动的交互影响。良好的人际信任是促进人际和谐和社会发展的粘合剂。学校作为培养人才的主阵地,理应厘清人际信任的生发基础,通过重视数智素养培养以提高学生的信息获取和甄别能力、开展人际信任互动以丰盈与优化学生的人际信任经验、传承与再塑良性信任文化以增强信任环境熏染等方式,教会学生人际信任。

关键词: 人际信任; 内涵; 生发基础; 教育路径

【DOI】10.12252/j.issn.2096-6288.2025.11.130

引言

人际信任,作为一种人际关系复杂性的简化机制,是促进人际和谐与社会发展的粘合剂。然而当前屡屡有人因缺乏良好的信任判断能力,轻信或误信他人,导致不必要的损失。这些不好的信任体验会导致人们很多时候不会信任或不敢信任,甚至产生人际信任焦虑。如果听之任之,将会进一步导致人际信任功能失调,阻滞人际和谐和社会发展。

这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非常急迫的教育问题。学校教育在教会人际信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为防止人际信任焦虑的蔓延,学校教育必须采取措施提高学生的信任素养,确保人际信任关系的健康与稳固。对此,学校教育一是要将学生培养成为值得信任的人,二是要帮助学生学会信任他人。将学生培养成为值得信任的人,需要注重培养学生包括责任感、诚信、友善等在内的基本品质。在此方面,我国教育一直都非常重视,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探索方面都做出了许多努力,取得不菲成绩。相比之下,在教会学生如何正确信任他人的问题上,学校教育还有待提高。在技术发达的今天,学校教育应发挥自身优势,在加强对学生的诚信教育的同时,重视教会学生正确信任他人,缓解其人际信任焦虑。

一、心向与行动的统合: 人际信任的基本内涵

信任,指相信并敢于托付,是个体出于相信对方某种品质而将某些事情托付给对方的一种意愿与行为选择,意味着在不确定或存有可能风险的情况下,主体对他人、群体或机构的可靠性抱有积极信念和预期,并因此做出相应的托付行为。

信任的对象是多样的。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曾依据信任对象的不同将信任划分为人际信任与系统信任,前者指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后者则是人对机构组织、制度的信任,同时也包括群际或组织之间的信

任。在他看来,人际信任建立在熟悉度和情感联系的基础之上,系统信任则是通过外在的预防机制达成,更多依赖于公共权力的保障。然而,公共权力背后也是由人构成的集体或组织,“不论多么复杂,在所有社会客体的后面也都存在一些人,而且他们是我们最终赋予信任的人”^[1]。因此,系统信任实质上还是对人的信任,也就是说,一切信任归根到底都是人际信任。

实际发生的人际信任体现为心向与行为的统合。人际信任首先表现为主体对与自己的行动选择相关的他人行为的一种期望。在信任活动中,人们往往基于自身的价值观、已有的经验以及对他人的了解,或者出于对社会规范的尊崇,期望对方会遵守规范、履行承诺,并按照一定的方式行事。但是,“信任不仅仅是沉思默想未来的可能性。我们必须积极地面对未来,致力于至少有部分不确定和不能控制的结果的行动。”只有在期望的促动下,人们做出了具体的托付行为,并由对方的回应进行验证时,真正意义上的人际信任才算发生。也就是说,人际信任是心向与行为的统合,最终在信任者的托付与被信任者受信行为的交互中结成信任关系。同时,信任心向与行为是互构的,个体一旦产生了信任预期,就极有可能做出相应的托付行为;而信任行为的成功或失败也会反过来强化或削弱进一步信任对方的期望。

二、判断、意愿、互动三重奏: 人际信任的生发

(一) 信任判断: 人际信任的理性基础

在信任活动中,人们往往会依据各种线索与信息对方进行可信性评估与考量,并依此决定是否给予信任,这就是信任判断。信任判断作为一种风险评估,是人际信任的理性基础,对信任行为的发生和信任的结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影响信任判断的首要因素是被信任者相关信息的可见性,可见性越强,信任判断就会越准确。正因如此,

人们往往更愿意相信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人际信任也更容易在家庭、班级、学校等亲密群体中建立。影响信任判断的信息涉及广泛，其中有两方面的信息最为重要：一是被信任者的声誉，即他享有的名誉与信任行为记录。良好的声誉能够反映出个体所具备的诚信品质，说明他更有可能达到信任者的预期，因而更值得信任。二是被信任者的社会角色。社会角色是“与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2]，具有本然的公开性，容易被监督，因而可以降低失信的可能性。所以，如果被信任者的社会角色稳定并被清晰了解，人们对其做出正向信任判断的可能性将会高。

信任场景是影响人际信任判断的另一重要因素。个体的任何行动都处于一个具体的场景之中，在不同场景开展的人际信任活动所获得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如果信任活动发生的场景对被信任者具有约束性，信任者作出被信任者值得信任这一判断的可能性就会更高。在缺乏足够时间或被信任者了解有限的情况下，信任者则更加依赖对环境的考量。

（二）信任意愿：人际信任的情感动因

信任意愿即信任者愿意相信他人的一种情感倾向。在人际信任活动中，信任意愿的高低会鼓舞或降低人们做出信任选择的可能，对个体的信任抉择产生非常关键的影响。

信任意愿首先受到信任经验的影响。经验作为人们参与活动所能获得的最好报酬，常常能够让主体对自己的能力和所从事的领域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和把握，从而更好地评估并降低风险。在信任活动中，良好的信任经验能增强个体在信任活动中的自我效能感，提升对信任行为选择的信心，增强信任意愿。信任经验包括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个体亲身实践所获得的直接信任经验直接地影响个体的信任意愿，来自他人以及媒介传播的间接经验则为我们提供强有力的借鉴，其影响力有时候甚至超过了直接信任经验，在信任者的直接信任经验不足时更是如此。

个体所处的信任文化也深刻影响着他的信任意愿。信任文化是在一个组织或社会中，由人们在人际交往中体现出来的对信任所抱有的共同价值观念和普遍信任行为选择所建构起来的信任氛围。信任文化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因素，深刻影响着人们给予信任、达到信任期望以及相互信任的行为。在具有良好信任文化的组织或社会中，信任被视为一种核心价值观，以被信任为荣、不被信任为耻。这种氛围可以影响个体的信任意愿与习惯，进而影响成员之间的互动和合作。

（三）信任互动：人际信任的实践纽带

具有实质意义的人际信任从来不是任何一方的一厢情愿，而是双方的双向互动过程与结果。“互动”意味着人们在交往过程中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在互动过程中，人们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并建立一种特定的关系。信任互动是人际信任的实质性环节，当其成功进行并取得良好效果时，会反过来增强双方的信任判断能力，强化信任意愿。

人际信任互动作为人际信任关系的实践纽带，除受到信任判断和信任意愿的影响以外，主要受到被信任者的反应以及信任双方交往的连续性的影响。刺激与反应是人类复杂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际信任活动过程中，信任者给予信任实际上就是对被信任者施加刺激，被信任者做出的反馈，就是对这一刺激所做出的反应。只有当刺激与反应形成链接，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行为闭环，信任者才能求证自己的信任行为是否恰当。信任双方的交互是否具有连续性同样影响着信任互动的成效，缺乏不断循环的积极互动，信任关系就难以真正建立，即便建立了也将脆弱不稳不堪一击。

三、夯实生发基础：学校教育教会人际信任的可能路径

信任判断、意愿和互动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人际信任的生发基础。三者的影响因素存在诸多同构之处。因此，综合而言，面对当前现实，要提高学生信任他人的能力，至少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重视数智素养培养，提高学生的信息获取和甄别能力

在信任活动中，信任者占有尽量多的有关被信任者的相关信息并做出理性辨析是进行正确信任选择的基础，这就需要具备基本的信息搜集、整理和辨识能力。如今，技术的发展使得社会生活充满着各种新的变化，人际交往的复杂性不降反增。为此，学校教育除了培养学生利用传统手段搜集资料的能力外，要尤其重视培养学生的数智素养，引导学生学会获取、辨识与提取关键信息，做出迅速而准确的信任判断。

数智素养是个体在数智技术环境中，合理地利用数字技术和智能算法获取、制作、理解、评估和应用各种信息的综合素养。学校教育要加强对学生的数智素养的培养，首先需要加强对学生的数智基础知识和技能的教育，帮助学生学会各种智能设备的操作。其次要帮助学生学会运用可视化工作进行数据搜集、分析解读和呈现，善用数据、算法的迭代和优化筛选出有效信息，并进一步感知和理解确定其可信性及其可能存在的某种暗示，进行精准的研判与预测。再次要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清晰认知数智空间的虚拟性，加强对网络攻击和各种风险的防范。最后，要培养学生的数智伦理意识，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和法治观，在使用数智技术时遵循数字伦理和法律法规，正确看待数智技术的利弊，既保护自己的个人数据和隐私，也确保他人信息的安全。

（二）开展人际信任互动，丰盈与优化学生的人际信任经验

经验源于活动，也被活动激活。儿童在进入学校之前，基本处于家庭或自发建立起来的小型亲密群体，积累的人际信任经验非常有限。进入学校后，儿童的交往群体扩大，可以积累更优质、更丰富的人际信任经验。

首先，学校教育要引导学生关注自身体验，丰富直接信任经验。人际信任教育一定不能单纯通过规则来进行，还要通过引导学生在日常的经验中去切身体验。具体而言，第一，学校可以利用数字技术提供的有利条件，开展丰富的趣味性、开放式集体活动，引导学生利用数智技术更好地回顾积极的信任经验，唤起人际信任热情，激发信任意愿；第二，学校可以尽量多地创设团队合作场景，引导学生在合作交往中体验信任与被信任，积累直接经验；第三，“信任必须通过被奖赏来表明是值得的，而背叛信任必须通过被惩罚来证明是要付出代价的。”因此，学校还应建立信任反馈和奖惩机制，同时关注学生在校外的人际信任互动情况，为学生解决现实面临的人际信任问题提供指引。

其次，学校还要设法优化学生的人际信任间接经验。学校教育要采取措施，让学生吸收来自他人的信任经验并获得指导。第一，学校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开放对信任和不信任论题以及具体案例的讨论，引导学生批判性地分析，作出理性抉择；第二，学校还可以充分利用数智技术，以一种生动形象的方式重现社会典型事例，触发共情，形成一种“类直接经验”，充实学生的人际信任经验库。

（三）传承与构建良性信任文化，让学生在熏染中学会人际信任

人际信任文化在持续的人际信任互动中得以形成、丰富和稳定，牢牢扎根于社会生活之中，对人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彼得·什托姆普卡曾指出，信任文化有两种形成与发展的路径，第一种是自上而下的，即在信任历史中形成的信任规则，经过规范的表述与使用的传播，直到编码为预期的普遍的惯例；第二种是自下而上的，也就是从某一确定性的行动示范开始，通过传播而成为共同的“惯例”，最终编成标准模式。为此，学校要立足现实，“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

地实现信任文化的再创造，引导学生在文化熏染中学会信任他人。

首先，自上而下，传承良性人际信任文化。我国的信任文化有着古老的根源并且经历了复杂而绵延的发展过程，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每一个人。学校教育要着力唤起传统，强调信任习惯和信任规则的连续性，并根据现实社会需要进行契合性改造。具体而言，在内容上，学校需要对信任文化内容进行审慎识别，选取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的信任文化进行传承。在传承路径上，学校教育需拓宽视野，一方面寓信任教育于教学中，挖掘各学科内蕴的信任文化因子，开设人际信任校本课程，以专题的方式在校内开展专门的信任文化教育，让学生直接接触优质的传统信任文化；另一方面在开展信任互动时，有意识地将传统信任文化与当前社会热点问题相结合，传承信任规则，展示信任记忆，让良好的信任文化沉淀在学生的价值意识之中。

其次，自下而上，营造良好的校园人际信任氛围。学校要担负起自己的职责，建立一个合宜的信任秩序，帮助学生在具身参与中学会信任他人。为此，学校教育要着力打造亲密信任共同体，让学生在真实的人际信任关系中获得人际信任的基本教养。在学校环境中，对学生而言，最常见的亲密关系不外乎两种，一是学习同伴，二是师生关系。因此，教师一方面要细心关注学生之间的交往互动，及时对正向的行为给予积极反馈，促进生生之间良好的信任互动；另一方面要认识到，学生对教师抱有一种天然的崇敬感和原始的信任，因此教师应以身示范，以守信巩固并回馈学生的信任。自然，教师也需要信任学生，以信任唤起信任。

结语

良好人际信任的意义不仅在于能带来信任双方美好的心理体验，更在于对人际互动和社会秩序具有积极的影响。从长远角度而言，学校教育应积极承担教会学生人际信任的职责，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 [波兰]彼得·什托姆普卡. 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 [M]. 程胜利，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5：56；33；183-184；131-132.

[2] 郑杭生. 社会学概论新修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139.

作者简介：蒋红斌（1969-06）女，汉，博士，湖南双峰人，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德育原理、教育基本理论、教师教育。丁晓玲（2002-05），女，汉，江西乐平人，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德育原理。